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太平经(二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80)



v. 2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太平经

(二)

(80)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 98 本)868.80 元

“愿闻教者，使谁持往乎？然或为其生贤，辅助其治，此若人家将兴，必生贤子也。或河洛为其出应文图，以为券书，即是也，子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复为真人更明之。家人且衰，生子凶恶；人君且衰，天不为生贤良辅也。人家且衰，子孙不好为真正道德，反好佞伪浮华，功邪淫法，即成凶乱家矣。且人家兴盛，必求真道德，奇文殊方，可以自救者；君子且兴，天必子其真文真道德，善人与其俱共为治也。河洛尚复时或敕之，灾害日少，瑞应日来，善应日多，此即其效也。”“善哉善哉！”

“行去，真人勉之力之，当有功于天，当助德君为聪明。”“何谓也？”“欲有大功于天者，子今又去世之人也，不得誉于治，以何得有功于天乎？”“今当奈何哉？”“但以文书付归德君。德君，天之子也，应天心，当以此治，报天重功，而以安天下，兴其身，即子亦得吉，保子寿矣。”“善哉！唯唯。”

“行去，三行之说已竟矣。以是示众贤凡人，后世为善，当若此也。勿敢但财利其身者自言为善上，以置天君父师也。真人所说人行也，尚可折中以上，及其大下愚、为恶性恶行者积多，讫不可胜名。以书付下古之人，各深自实校，为行以何上有益于天君父师。其为行，增但各自佑利而已邪？天深知人心□□哉，故病者众多也。”

“善乎！愚生得睹天心师言，已大觉矣。”“子可谓易觉之人也。今世多下愚之人，自信愚心，不复信人言也，过在此。毁败天道，使帝王愁苦者，正起此下愚之士，反多妒真

道善德，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。天病苦之，故使吾为上德之君出此文，可以自致能安其身，而平其治，得天心者。太古上皇之君深与天厚者，正以此也。真人宁晓不邪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已知之，去矣，行思之。”“唯唯，愿复请问一事。”“行言。”“天师陈此法教，文何一众多也？”“善哉，子之难也，可谓得道意矣。然天下所好善恶，义等而用意各异，故道者，大同而小异，一事分为万一千五百二十字，然后天道小耳，而王道小备。若令都道天地上下、八方六合、表里所有，谓此书未能记其力也。真人宁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“行，子已知之矣。以此书付道德之君，令出之，使凡人自思行得失，以解天地之疾，以安帝王，其治立平。真人晓邪？”“唯唯。”“行去，自厉勿忽也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分别君臣父子师弟子知其善恶行得失占

服人以道不以威诀第六十四

“真人前，凡人当以严畏智诈常威胜服人邪？不宜邪？子自精言之。”“然人致当以严畏智诈胜服人。”“何也？”“夫人以此，乃能治正人。”

“噫！真人内但俗夫之人知耳，未得称上真人也。其投辞皆类俗人，不入天心也。夫上真人投说，乃当与天心同也。”

今以严畏智诈胜服人，乃鬼神非恶之也，非独鬼神非恶

之也，乃阴阳神非恶之也，非独阴阳神非恶之也。是故从天地开辟以来，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，皆以此胜服人者，不治其服者。故其中服而冤者，乃鬼神助之，天地助之。天地助之，故人者亦治其胜人者，而助服其服者也。

是故古者三皇上圣人胜人，乃以至道与德治人胜人者，不以严畏智诈也。夫以严畏智诈刑罚胜人者，是正乃寇盗贼也。夫寇盗贼亦专以此胜服人，君子以何自分别、自明殊异乎？而真人言当以此，曾不愚哉！是正从中古以来乱天地者也，子知之耶？

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，不用严畏智诈治民也。中古设象，而不敢用也。下古小用严畏智诈刑罚治民，而小乱也。夫下愚之将，霸道大兴，以威严与刑罚畏其士众，故吏民数反也。是故以道治者，清白而生也；以德治者，进退两度也；故下古之人进退难治，多智诈也。

天以道治，故其形清，三光白；地以德治，故忍辱；人以和治，故进退多便其辞，变易无常故也。天正为其初，地正为其中，人正最居下，下极故反上也。”

“以何知其下极也？”“以其言进退无常，出入异辞也。此三气下极也，下极当反上就道，乃后得太平也，与天相似；就德乃中平也，与地相似；就和乃得小乱也，与人相似；就严畏智诈刑罚乃日乱，故与霸君相似，刑罚大起也。今真人反言当以严畏智诈，此乃乱天义者也。”

“今天师言，不当以严畏刑罚也，天何故时遣雷电辟历

取人乎？”“善哉！子之难也，得其意。然所以取之者，人主由所敬重，事欲施恶，以易冤人。人乃至尊重，反使与人六畜同食，故天治之也，而助其服人食此人，恶之也。是故天下无大无小，轻易冤人者也，悉共见治也，而怜助服者也。

故君子胜服人者，但当以道与德，不可以寇害胜人、冤人也。夫严畏智诈，但可以伏无状之人，不可以道德降服而欲为无道者。当下此也，比若雷公以取无状之人，不可常行也。

与天心逆、治欲得天地心者，乃行道与德也，故古者圣贤，乃贵用道与德、仁爱利胜人也，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，而胜服人也。以此邪枉、安威骇服人者，上皇太平气不得来助人治也。所以然者，其治理人，不知或有大冤结而畏之不敢言者。比若寇盗贼夺人衣服也，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，反善名字为将军上君，此之谓也。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，亦不敢言，皆名为闭绝不通，使阴阳天气不和。

天之命人君也，本以治强助劣为职，而寇吏反以此严畏之威之也，乃以智诈惊骇之。使平气到，德君治，恐以是乱其正气，故以此示真人也，以付上德君，以示诸贤及凡人，使吏民自思，治当有益于上，慎毋乱之也。真人觉晓知之邪？”

“唯唯。”“行，子已觉矣。去常慎言，毋妄语也，天非人。”“唯唯。”“凡人不及，不若好问也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分别胜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恶所助法

太平经卷四十八

丙部之十四

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

纯谨再拜：“请问一事。”“真人所疑者，何等也哉？”“朝学暮归，常居静处，思其要意，不敢有懈也。今天师书辞，常有上皇太平气且至，今是何谓为上？何谓为皇？何谓为太？何谓为平？何谓为气？”“真人今且何睹何疑，一时欲难问微言意哉？”“所以及天师遍具问书文意者，书上多道皇气且至，而不得其大要意。今不及天明师诀问之，恐后遂无从得知之，故敢不具问之也！”

“善哉子之言，万世不可易也。夫天至道、大德、盛仁、时已到，皇灵乐人急行之，故天气讽子之心，使子旦夕问。天法察察，吾甚怪之。”“诺。”“真人安坐，为子具分解其字意，使可传而无极时。然，上为字者，一画也，中央复画一直，上行复抱一，一而上，得三一。上行而不止，不复下行也，故名为上者，乃其字无复上也。反上为下。下者，一画也，亦中央复画直，下行复抱一，其行遂下，不得复上，故名为下也。

夫志常欲下行者，久久最下，无复下也，比若浊者，乐下

为地，故地最下，无复下也；上为字者，常上行，不得复下，比若清者，乐上行为天，天乃无上也。是故天之为法，名各各自，字各自定。凡天下事，皆如此矣。

故圣人制法，皆象天之心意也，守一而乐上卜。卜者，问也，常乐上行而卜问不止者，大吉最上之路也，故上字一画，直上而卜。下为字者，一下而卜，卜，问也，常思念问下行者，极无下，故乐下益者，不复得上也。故上常无上字者，乃言其治当日上行，合天心，复无上也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明师幸哀为其解上字，愿复闻皇为字者。”“一日而王，日上一者，天也；天者数一，天得日，昭然大明则王，故为字，一与日、王并合，成皇字也。一为天，天亦君长也，日亦君长也，王亦君长也，三君长相得成字，名为皇。皇者，乃言其神盛煌煌，故名为皇也。皇，天下第一，无复能上者也。”

皇字者，一日而王，上一者天，数得一，得日照，然后大明则为王，一与日、王合，而成皇字也。一为天，天亦君也；日，君德也；王亦君长也，三君长共成皇，言盛德煌煌，天下第一，无复能上者也。

“善哉善哉！师幸哀，开以皇字，愿闻其太平气之字。”“太者，大也，乃言其积大行如天，凡事大也，无复大于天者也。平者，乃言其治太平均，凡事悉理，无复奸私也；平者，比若地居下，主执平也。地之执平也，比若人种善得善，种恶得恶。人与之善，用力多，其物子好善；人与之鲜鲜，其物

恶也。气者，乃言天气悦喜下生，地气顺喜上养。气之法，行于天下地上，阴阳相得，交而为和，与中和气三合，共养凡物，三气相爱相通，无复有害者。太者，大也；平者，正也；气者，主养以通和也，得此以治，太平而和，且大正也，故言太平气至也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此者乃独言天地中和气，当合相通共治耶？凡事皆当三合共事耶？”“善哉善哉！子之言也，已得天法。帝王象之以治，比若神矣。然为真人具说之，自随而记之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元气与自然、太和之气相通，并力同心，时悦悦未有形也，三气凝，共生天地。天地与中和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生凡物。凡物与三光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照明天地。凡物五行、刚柔与中和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成共万物。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兴生天地之物利。孟仲季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各共成一面。

地高下平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出养天地之物。蠕动之属雄雌合，乃共生和相通，并力同心，以传其类。男女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生子。三人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治一家。君臣民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成一国，此皆本之元气自然、天地授命。凡事悉皆三相通，乃道可成也。

太者，大也，言其积大如天，无有大于天者。平者，言治太平均，凡事悉治，无复不平，比若地居下执平，比若人种刈，种善得善，种恶得恶，耕用力，分别报之厚。天气悦下，

地气悦上，二气相通，而为中和之气，相受共养万物，无复有害，故曰太平。天地中和同心，共生万物。男女同心，而生子；父母三人同心，共成一家；君臣民三人，共成一国。

共生和，三事常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治一职，共成一事，如不足一事，便凶。故有阳无阴，不能独生，治亦绝灭；有阴无阳，亦不能独生，治亦绝灭；有阴有阳而无和，不能传其类，亦绝灭。故有天而无地，凡物无于止；有地而无天，凡物无于生；有天地相连而无和，物无于相容自养也。故男不能独生，女不能独养，男女无可生子，以何而成一家，而名为父与母乎？故天法皆使三合乃成。故古者圣人深知天情，象之以相治，故君为父，象天；臣为母，象地；民为子，象和。

天之命法，凡扰扰之属，悉当三合相通，并力同心，乃共治成一事，共成一家，共成一体也。乃天使相须而行，不可无一也，一事有冤结，不得其处，便三毁三凶矣。故君者须臣，臣须民，民须臣，臣须君，乃后成一事，不足一，使三不成也。故君而无民臣，无以名为君；有臣民而无君，亦不成臣民；臣民无君，亦乱，不能自治理，亦不能成善臣民也。此三相须而立，相得乃成，故君臣民当应天法，三合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共为一家也。比若夫妇子共为一家也，不可以相无，是天要道也。此犹若人有头足腹，乃成一身，无可去者也，去之即不足，不成人也，是无地自然之数也。

故古者圣人，取法于天，故男子须得顺善女，与为治，然且有善子。男者，君也；女者，臣也；子者，民也，故天命治国

之道，以贤明臣为友。善女然后能和其子也，善臣然后能和其民也，善女然后能生善子，善臣然后能生善民，民臣俱好善，然后能长安其上也。真人欲乐知其效，天者，君也；地者，臣也；天雨周流，雨之善地，生物善；雨之恶地，生物恶，此之谓也。

今父母君臣，尚但共持其大纲纪耳，大要实仰衣食于子。人无子，绝无后世；君少民，乃衣食不足，令常用心愁苦，故治国之道，乃以民为本也。无民，君与臣无可治，无可理也，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，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，忧其民也，若家人父母忧无子，无子以何自名为父母，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。故天之法，常使君臣民都同命，同吉凶，同一职，一事失正，即为大凶矣。

中古以来，多失治之纲纪，遂相承负，后生者遂得其流灾尤剧，实由君臣民失计，不知深思念，善相爱相通，并力同心，反更相愁苦。夫君乃一人耳，又可处深隐，四远冤结，实闭不通，治不得天心，灾变怪异，委积而不除。天地所欲言，人君不得知之，大咎在此。不三并力，聪明绝，邪气结不理，上为皇天大仇，下为地大咎，为帝王大忧，灾纷纷不解，为民大害，为万物大疾病，为是独积久矣，非独今下古人过所致也。真人亦知之乎？”

“知如此久矣，实不知其所由致，故问之。诚冤，今当奈何之乎？”“然，天太平气方到，治当得天心，乃此恶悉自除去，故天使吾具言之，欲使吾救其失，为出正文，故使真人来

悉问之也。此所由生凶也，不象天地元气自然法，不三相通，并力同心，故致此也。若三相通，并力同心，今立平大乐，立无灾。”

“愿闻治之，当云何乎哉？”“急象天法，如比上为也。天法，凡事三并力同心，故天以三光为文，三光常相通共照，无复绝时也。天券出以来，人以书为文以治，象天三光，故天时时使河洛书出，重敕之文书、人文也，欲乐象天洞极神治之法度，使善日兴，恶日绝灭。”

“书者，但通文书三道行书也。君宜善开导其下，为作明令示敕，教使民各居其处而上书，悉道其所闻善恶。因却行亦可但寄便足，亦可寄商车载来，亦可善自明姓字到，为法如此，则天下善恶毕见矣。君导天气而下通，臣导地气而上通，民导中和气而上通。真人传书，付有德之君，审而聆吾文言，立平立乐，灾异除，不失铢分也。吾书敬受于天法，不但空陈伪言也。天诛杀吾，子亦知是谪重邪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欲得吾书信，得即效司之，与天地立响相应，是吾文信也。以此大明效证，可毋怀狐疑。夫治国之道，乐得天心自安者，但行此，效与天响相应，即天与人谈之明券也。吾但见真人常乐助有德之君，欲报天重功，故一二言之耳。吾知其失，在此闭不通。□□得书，君为制作明教善令，言从今以往，吏民宜各居其处，力上书，悉道善恶，以明帝王治，以通天气，勿得相止，止者坐其事三年。独上书尽信无欺文者，言且召而仕之。其仕之云何？各问其才能所长，以筋力

所及署其职。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？天之事人，各因其能；不因其才能，名为故冤人，则复为结气增灾。所以然者，人所不及，虽生之死，犹不能为也。

今人所乐，极乐得善物金玉也。今使明君有教，言人有能抚手尽得天下县官金银奇伪之物，不以过汝，尽以与汝，其人极乐得之也，力而不及物，系其两手弊尽之，犹不能致也。今为人父母君，将署臣子之职，不以其所长，正交杀之，犹不能理其职事，但空乱其官职，愁苦其民耳。官职乱，民臣愁，则复仰呼天，自言冤，上动天，复增灾怪。故古圣贤欲得天心，重慎署置，皆得人心，故能称天心也。

其称天心云何？行之得应，其民吏日善且信忠，是其效也；则迁之以时，是助国得天心之人也。或但有乐一旦贪名得官，其行无效，不称天心无应者。夫帝王乃承天心而治，一当称天心，不称天心为过，故其治无善放应，当退使思过。如此，则天已喜，而天下莫不尽忠信，尽其能力者也。幽隐远方闻之，无藏其能者也。

其上书急者，人命至重，不可须臾。人且复啼呼冤，今复结增怪变，疾解报之。其事可忍者须秋冬。”“何必须秋冬乎？”“然，秋者物毕成，冬者物毕藏，天气定也。物以仲秋八月成熟，其实核可分别，故当顺天地之法，始以八月分别视之。九月者，天气之究竟也，物到九月尽欲死，故当九月究竟读视之，观其善恶多少。十者，数之终也，故物至十月而反初。天正以八月为十月，故物毕成；地正以九月为十月，

故物毕老；人正以亥为十月，故物毕死。三正竟也，物当复生，故乾在西北，凡物始核于亥。天法以八月而分别之，九月而究竟之，十月实核之，故天地人三统俱终，实核于亥，故十月而实核，下付归之。所以然者，此八月、九月、十月三月也，天地人正俱毕竟，当复反始。

不实不核，不得其意，天地且不悦喜，其灾不除，复害来年，故八月而分别视之，九月而究竟之，十月而实核，下付归之，令使吏民悉得更思过失，不敢复为也，来年吏民更谨，凡物悉善矣。不归使思过，固固民臣居下失政令，不自知有过，其心不易，天道固固恶不易矣，故当付归之也。

真人欲知其效，今年所付归，因书一通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记一通置之。视善恶多少，名为天券；来年付归，复置一通，视善恶多少；来年复付归，置一通，视善恶多少，下疏与上所记置，当繇相应，名为天征合符。

令吏民更易心为善，得天意，所上当多善；若令大易，当大善；若令固固无变不易，所上固固；如令为恶不止，所上当益恶；吏民大欺忿天，所上当大恶增剧，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镜也，不失铢分，以明吏民治行。夫天地比若影响，随人可为，不脱也。真人幸有善意，努力卒之慎之。子虽来问此，若无事无益天，内默视子，口可言。”

“以何明之？”“以言也。夫人言事，辞详善，人即报之以善，响亦应之以善；其言凶恶不祥，人亦报之以恶，响亦应之以恶也。凡事相应和者，悉天使之也。子宁解耶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夫天乃高且远、尊严，安可事事自下，与人言语乎？故其法皆以自然应和之也。子心今开不？”“唯唯，已解。愿及天师，复假一言。”“行道之。”

“中古皇无文，不三相通，以何能安之乎？”“善哉！子之言也。天运使其时人直质朴，其人皆怀道而信，又专一，但流言相通，人人各欲至诚信，思称天心，乃无一相欺者也。故君臣民三，并力同心相通，故能相治也。如使不同心为一家，即乱矣。

今者承负，而文书众多，更文相欺，尚为浮华，贤儒俱迷，共失天心。天既生文，不可复流言也，但当实核，得其实，三相通，即天气平矣。

天法者，或亿或万，时时不同，治各自异，术各不同也。今者太平气且至，当实文本元正字，乃且得天心意也。子不能分别天地立事以来，其治亿端，行其事，悉得天应者是也；不得天应者，非也，是即其大明天券征验效也。宁解耶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去，勿得复问。今非不能为子悉记天地事立以来、事事分别、解天下文字也，但益文难胜记，不可为才用，无益于王治，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。夫治不理本，由天文耳，是天地大病所疾也，古时贤圣所共憎恶也。故道为有德君出，不敢作文，皆使还守实，求其根，保其元，乃天道可理，国自安。真人虽好问，忽复令益文也，去思之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包裹元气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天明券和

太平经卷四十九

丙部之十五

急学真法第六十六

“真人前，今良和气且俱至人但当游，而无职事，当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，常使其忽然忘为邪恶，而日好为善，不知置？令帝王垂拱而无可治，上善之人满其朝，忠信孝子皆毕备，当以何致之乎？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，常汲汲忧天道，宜自精，具陈说之。”“然，但当急学之以真道、真德、真仁耳。”

“何以当学以真道哉？”“然，道乃能导化无前，好生无辈量。夫有真道，乃上善之名字；夫无道者，乃最恶衰凋凶、犯死丧之名称也。”

“真人此今但说真，善哉！吾无以加之。何以当学之以真德？”“夫人有真德，乃能包养无极之名字；夫无德者，乃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也。”

“善哉！真人之言，吾复无以加之也，真真是也，何以当学之以仁道也？”“仁者，乃能恩爱，无不包及，但乐施与无穷极之名字；夫不仁之人，乃好德反，恶典与，是乃大贪鄙之名